

浅析欧盟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改革路径

张彬, 余振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欧盟区域政策是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在欧盟区域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面临着“效率和平等之间此消彼长”的问题, 使得区域政策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本文将借助动态马丁模型, 对欧盟区域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 并以此基础为展望欧盟区域政策未来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 欧盟区域政策; 马丁模型; 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属于一体化组织中的所有成员。但如何分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 利益的分配将影响到一体化计划的实施, 另一方面, 利益分配的结果还将影响到一体化组织的未来发展。在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收益分配过程中, 始终有两个区域性问题的不容忽视,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和各个成员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利益分配问题。综合起来看, 这两个问题都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由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 欧盟早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协调成员经济共同发展、消除成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此, 欧洲经济共同体在《罗马条约》中就规定要采取措施缩小并最终逐步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75年欧共体建立了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区域政策委员会, 开始有计划地援助落后地区的发展。1993年欧盟又设立了专门援助收入最低成员国的聚合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则通过提供或担保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欧盟区域政策已形成完整体系, 成为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5月1日, 欧盟一次接纳了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等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 实现了它发展历史上的第五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西起大西洋, 东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接壤, 北至波罗的海, 南与地中海毗邻, 已经拥有25个成员国、4.5亿人口和4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具有了真正意义的“欧洲”规模。但是新欧盟也必须面对一些新问题, 日益加剧的区域发展差异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欧盟委员会负责区域政策事务的委员米切尔·巴里尔所言:“扩大意味着有三个新的因素必须在聚合政策中加以考虑。第一, 由于12个新成员国的进入, 联盟内的不平衡将极大地加剧, 以前的扩大都从未使我们面对如此大的区域发展差距……; 第二, 聚合政策的重心将向东移……; 第三, 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还必须记住的是, 在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简单的讲, 东扩对欧盟地区政策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协调利益和资金来源两个方面。在此背景下, 如何评估现有的区域政策、如何进一步推动区域政策的改革成为欧盟各国关注的焦点。

欧盟第五次扩大的新增成员数实际为10个。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Newsletter: Regions and Cities of Europe, No 32 March/April 2001, P.1.

本文将从理论角度分析欧盟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改革路径,首先对研究区域政策效率和公平问题的马丁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然后根据动态马丁模型的结论评估目前欧盟区域政策,最后对欧盟区域政策的改革路径做出展望。

二、马丁模型及其扩展

区域政策实施的目标在于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而改变经济福利的空间布局,最终达到决策者的愿望。由于区域政策的实施将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与其它经济政策一样必须面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一方面,区域政策的制订必须着眼于效率问题,服务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政策的实施必须把握公平问题,注意缩小内部的经济差异。这两点构成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成为衡量区域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是对于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区域内的经济差异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消失。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由于外部性和知识外溢的存在,总的生产函数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总体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区域增长的差异。为了厘清区域政策的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 1999)等经济学家综合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发展出马丁模型对区域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分析。

(一) 马丁模型

马丁模型是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之上的。首先,设定存在富裕和落后两个区域。其次,借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定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主要由贸易政策和社会差异所引起,并且还受到公共基础设施政策的影响。最后,假定有简单(无差异)和复杂(有差异)两种商品,并且后者的生产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根据以上假定,马丁模型有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地区收入差距与经济集聚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整体的集聚程度也将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取消了内部贸易壁垒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与投资成本下降。由于在经济发达地区存在众多技术创新型企业、大量的高素质工人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许多落后地区的企业纷纷迁往富裕地区,导致了地区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整体经济集聚的程度也得到加强。这个关系被称为“母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用公式可表达为 $A = A(R)$,且 $A'(R) > 0$,其中 A 为经济集聚指数, R 为地区收入差异指数。

第二,经济集聚程度与整体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增加,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增加。经济集聚程度的增加,意味着在经济集中地区竞争程度的加剧和知识外溢规模的增加,将推动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进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这个关系被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s effect),用公式可表示为 $g = g(A)$,且 $g'(A) > 0$,其中 g 为经济增长率,也代表技术创新率, A 为经济集聚指数。

第三,技术创新率与地区收入差异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技术创新率增加,地区收入差异将会缩小。技术创新率的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新企业的产生,势必会对原来企业的利润造成负面影响。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日渐萎缩的利润,富裕地区的一些企业选择向落后地区迁移,将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这个关系被称为“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用公式可表示为 $R = R(g)$,且 $R'(g) < 0$,其中 g 为技术创新率,也代表经济增长率, R 为地区收入差异指数。

综合以上三个关系可以看到,整体经济增长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地区政策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为目标，一方面根据竞争效应，整体经济增长率将出现增加，另一方面根据母国市场效应和溢出效应，整体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下降。因此，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区域政策具体给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母国市场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大小。换言之，区域政策的两大目标——效率与公平之间面临着矛盾，区域政策的实施能否最终实现整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差异缩小两大目标，则取决于具体区域政策措施的选择。

(二) 马丁模型的拓展

马丁模型揭示出了区域政策的复杂性，但是没有考虑时间变化对于区域政策效果的影响。因此，迪特马·梅耶 (Dietmar Meyer, 2005) 等人在马丁模型中引入时间因素，对马丁模型进行动态分析。本文将沿袭梅耶的思路，将恩格尔系数、区域相对增长速度、富裕地区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度引入梅耶的动态马丁模型，对马丁模型进行拓展。

首先基本沿用马丁模型中的假设，对前提假设做如下具体约定：(1) 存在两个类型的地区，分别是富裕地区 A 和落后地区 P 。这两个地区有着明确的生产分工，即 A 区生产工业品， P 区生产农产品。 A 区的生产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2) 整个地区的厂商总数为 N_t ，增长率为 G_N ，即 $\frac{\dot{N}_t}{N_t} = G_N$ 。这些厂商分别位于 A 和 P 两个地区，数目分别为 N_t^A 和 $N_t - N_t^A$ ，显然 $N_t^A < \dot{N}_t$ 。经济集聚指数 A_t 可以被定义为 $\frac{N_t^A}{N_t}$ ，即有 $A_t = \frac{N_t^A}{N_t}$ 。(3) 假定 A 区单个厂商收入为 y_t^A ，且每个厂商的收入均等，那么 A 区的总收入为 $Y_t^A = N_t^A y_t^A$ 。再假设整个区域（包括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总收入为 Y_t 。地区收入失衡指数 R_t 可以被定义为 $N_t^A y_t^A / Y_t$ ，即有 $R_t = N_t^A y_t^A / Y_t$ 。 P 区的收入为 $Y_t - N_t^A y_t^A = (1 - R_t) Y_t$ 。

然后根据假设 (2)， $A_t = \frac{N_t^A}{N_t}$ ，推导出 $\frac{\dot{A}_t}{A_t} = \frac{\dot{N}_t^A}{N_t^A} - \frac{\dot{N}_t}{N_t}$ 。因为 $\frac{\dot{N}_t}{N_t} = G_N$ ，前式可以变为下面的公式。

$$\frac{\dot{A}_t}{A_t} = \frac{\dot{N}_t^A}{N_t^A} - G_N \dots\dots\dots$$

再根据假设 (3)， $R_t = N_t^A y_t^A / Y_t$ ，对等式两边求导可以得到 $\frac{\dot{R}_t}{R_t} = \frac{\dot{N}_t^A}{N_t^A} + \frac{\dot{y}_t^A}{y_t^A} - \frac{\dot{Y}_t}{Y_t}$ 。其中， $\frac{\dot{y}_t^A}{y_t^A}$ 表示 A 区厂商收入的增长率，可以将其视为 A 区整体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而 $\frac{\dot{Y}_t}{Y_t}$ 代表整个区域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因此两者之差 $\frac{\dot{y}_t^A}{y_t^A} - \frac{\dot{Y}_t}{Y_t}$ 实际上就是 A 区平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整个区域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部分，可以被视为 A 区收入增长的相对速度。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该地区的经济集聚有关，在集聚未达到最优规模之前，集聚的增大可以强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集聚超过最优规模之后，过度的经济集聚会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集聚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 \cap ”的形状。为了便于分析，令 $\frac{\dot{y}_t^A}{y_t^A} - \frac{\dot{Y}_t}{Y_t} = aA_t^2$ ($a < 0$)。由此式可知，在经济集聚系数 $A_t = 0$ 时， A 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整个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相同。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大， A 区的经济增长变得更快，逐渐高于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界限以后，集聚给 A 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甚至还会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时候会出现 A 区经济增长速度与整个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之差变小。根据此假定可得到：

$$\frac{\dot{R}_t}{R_t} = \frac{\dot{N}_t^A}{N_t^A} + aA_t^2 \dots\dots\dots$$

根据公式 和 ，经济集聚程度的变化速度与地区收入差异的变化程度都与 A 区企业数量 N_t^A 的变化速度有关。因为 A 区企业主要生产工业品，那么 A 区企业的增长速度与工业品的需求量有关。假设 A 区用于工业品方面的消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 β^A ， P 区用于方面的消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 β^P 。相应的 A 区和 P 区购买农产品（主要为食品）的支出占各自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 - \beta^A$ 和 $1 - \beta^P$ ，这两个比例可被视为两个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因为 A 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高于 P 区，那么 $1 - \beta^A < 1 - \beta^P$ ，即 $\beta^A > \beta^P$ 。假设 $\beta^P = l\beta^A$ ，且 $l < 1$ 。因为 A 区的总收入为 $Y_t^A = R_t Y_t$ ，所以 A 区用于工业品消费的支出为

$\beta^A R_t Y_t$ 。同理可知， P 区用于工业品消费的支出为 $\beta^P (1 - R_t) Y_t$ ，即为 $l\beta^A (1 - R_t) Y_t$ 。因为 A 区企业的增长速度与工业品的需求量有关，再假定 \dot{N}_t^A 为 $\beta^A R_t Y_t$ 和 $l\beta^A (1 - R_t) Y_t$ 的函数。为了便于分析，假定此函数关系为线性函数，即为 $\dot{N}_t^A = m[\beta^A R_t Y_t + l\beta^A (1 - R_t) Y_t]$ 。将此等式分别带入公式 和 可得：

$$\frac{\dot{A}_t}{A_t} = \frac{m\beta^A Y_t [R_t + l(1 - R_t)]}{N_t^A} - G_N \dots\dots\dots$$

$$\frac{\dot{R}_t}{R_t} = \frac{m\beta^A Y_t [R_t + l(1 - R_t)]}{N_t^A} + aA_t^2 \dots\dots\dots$$

为了简单计算，假定 A 区的企业数量对整个区域的产出弹性为 1，即 $\frac{\dot{N}_t^A}{N_t^A} = \frac{\dot{Y}_t}{Y_t}$ 。将此式进一步化简可得 $Y_t = nN_t^A$ ，分别带入公式 和 可得：

$$\frac{\dot{A}_t}{A_t} = m\beta^A n [R_t + l(1 - R_t)] - G_N \dots\dots\dots$$

$$\frac{\dot{R}_t}{R_t} = m\beta^A n [R_t + l(1 - R_t)] + aA_t^2 \dots\dots\dots$$

如果在均衡状态下对公式 和 求解，即可得到：

$$A^* = \sqrt{-\frac{G_N}{a}}, \text{ 其中 } a < 0 \text{ 且 } G_N > 0 \dots\dots\dots$$

$$R^* = \frac{G_N - amn\beta^A l}{mn\beta^A (1 - l)} \dots\dots\dots$$

根据公式 可以看到，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区域政策有效的因素很多，包括整体经济增长、各个地区的消费水平、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等。表明在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选择具体的政策工具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问题。

三、欧盟区域政策的动态分析

1973 年欧共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地区发展的报告，并在 1975 年 3 月获得了部长理事会的批准。这份报告成为欧共体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的开端。随后 1978 年欧共体委员会对 1973 年提交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从而形成了欧共体区域政策的基本结构。具体而言，欧盟区域政策的实施方式主要包括：(1) 以拨款或低息贷款对落后地区的新的或现有的产业进行投资，给予税收减免，给予特殊的折旧政策，等等；(2) 将公共支出用于落后地区的道路、港口和住房建筑等项目；(3) 为落后地区企业提供可降低生产成本的补贴，对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给予补助，以鼓励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增加就业；(4) 对新企业的设立地点进行控制，尽可能使企业不集中在繁荣的拥挤地区，而是转向在落后地区设立企业。

以上政策措施可以归纳为两点，一点是通过不同方式对落后地区实行转移支付，以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点是限制富裕地区的经济进一步集聚，防止出现过度集聚而引发负的外部性。借用前文中的动态马丁模型的均衡解，可以对欧盟区域政策进行以下分析：

(一) A 区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

为了缩小欧盟内部的经济差距，欧盟委员会每年会拨出大量资金用于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这些资金有来自富裕地区的税收，因此欧盟的这种区域政策可以视为富裕的 A 区向落后的 P 区进行转移支付。对 A 区进行征税用来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结果会使 A 区的收入减少，而 P 区的收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A 区的恩格尔系数将上升， P 区的恩格尔系数将下降，即会出现 $1 - \beta^A$ 变大 (β^A 变小) 和 $1 - \beta^P$ 变小 (β^P 变大)， $\beta^A - \beta^P = \beta^A (1 - l)$ 将随之变小。对于公式 而言，如果减少 $\beta^A (1 - l)$ 和 β^A ，将会导致 R^* 变大。这意味着如果通过在 A 区征税以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不但不能减少区域差异，

反而还会使得区域差异变得更大。

(二) 由第三方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

为了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除了对富裕地区进行征税外,欧盟还动用共同关税带来的关税收入。如果动用部分关税收入对落后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相当于由除 A 和 P 以外的第三方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 A 区的收入不会发生变化,而 P 区的收入会增加。其后果便是 A 区的恩格尔系数不变, P 区的恩格尔系数将下降,即 β^A 保持不变, β^P 变大。又因为 $\beta^P = l\beta^A$, 所以 β^P 变大的结果将导致 l 变大。公式 变形可得到:

$$R^* = \frac{1}{mn\beta^A} \left[G_N + \frac{G_N - mn\beta^A}{1-l} \right] \dots\dots\dots$$

如果由第三方向 P 区进行转移支付引起 l 变大, 结果也将导致 R^* 变大, 即表示地区差异变得更大。

(三) 阻止 A 区进一步集聚

为了防止地区差异过大,欧盟也会对富裕地区的发展做出一些限制。尤其是在富裕地区出现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过度集聚现象时,欧盟就会对新企业的设立地点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措施会对降低富裕地区的竞争程度,相应的会给该地区的技术创新带来消极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增长。根据模型中的假定 $Y_i = nN_i^A$, 系数 n 的经济含义可以理解为 A 区企业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对 A 区的企业数量进行控制,将不利于 A 区的技术创新,进而使得 A 区企业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下降,即使得系数 n 变小。再将公式 变形可得到:

$$R^* = \frac{n}{m\beta^A(1-l)} \dots\dots\dots$$

根据公式, 这种控制政策使得 n 变小, R^* 相应的将会变大, 意味着地区差异将扩大。

通过对以上三种情况的分析不难发现,欧盟区域政策的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它不仅没有实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反而使得业已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扩大。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模型没有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在无条件的转移支付的情况下,落后地区不会有缩小与富裕地区的差距动力,而会产生对转移支付的强烈依赖,继而在低水平上维持经济运行,从而引发道德风险。第二,落后地区没有重视自身资本积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技术进步。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并不是外生的,而是由地区或国家的自身资本积累所决定。换言之,一个地区或国家如要获得快速增长,需要加强自身资本积累,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模型中落后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完全用于消费,没有注重自身基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造成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三,富裕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没有得到体现。富裕地区的公司和工人向落后地区转移后对落后地区的技术创造产生的推动作用,从而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正的外部性。模型中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仅为落后地区提供了消费品,没有考虑富裕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

尽管以上模型属于纯理论分析,但是对于欧盟区域政策的具有一定启示,例如单纯的转移支付无助于缩小欧盟区域经济差异,限制富裕地区的经济集聚可能以牺牲整体经济增长为代价等。这些无疑将对欧盟区域政策的未来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四、欧盟区域政策未来的改革路径

对于欧盟区域政策未来的改革问题,梅耶 (Meyer, 2005) 在动态马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名为“区域政策两步法”的解决思路。他认为地区经济差异和经济集聚在发展过程中呈

现一定的周期特征。欧盟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应该顺应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即在第一阶段首先考虑效率问题，实施以效率为导向的区域政策，然后在第二阶段考虑平等问题，实施以平等为导向的区域政策。

第一阶段，制定和实施以效率为导向的区域政策，通过加强经济集聚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采取措施鼓励发达地区的经济集聚，激励该地区的技术创新，同时保持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此举虽不能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但是可以让落后地区享受整体经济发展的收益，也有助于维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稳定发展。如下图1所示，这个政策一直实施到点1a和1b之后。在这个过程中，经济集聚不断加强，地区发展差异也不断扩大。但是随着政策的实施，经济集聚增大的速度越来越慢，地区发展差异扩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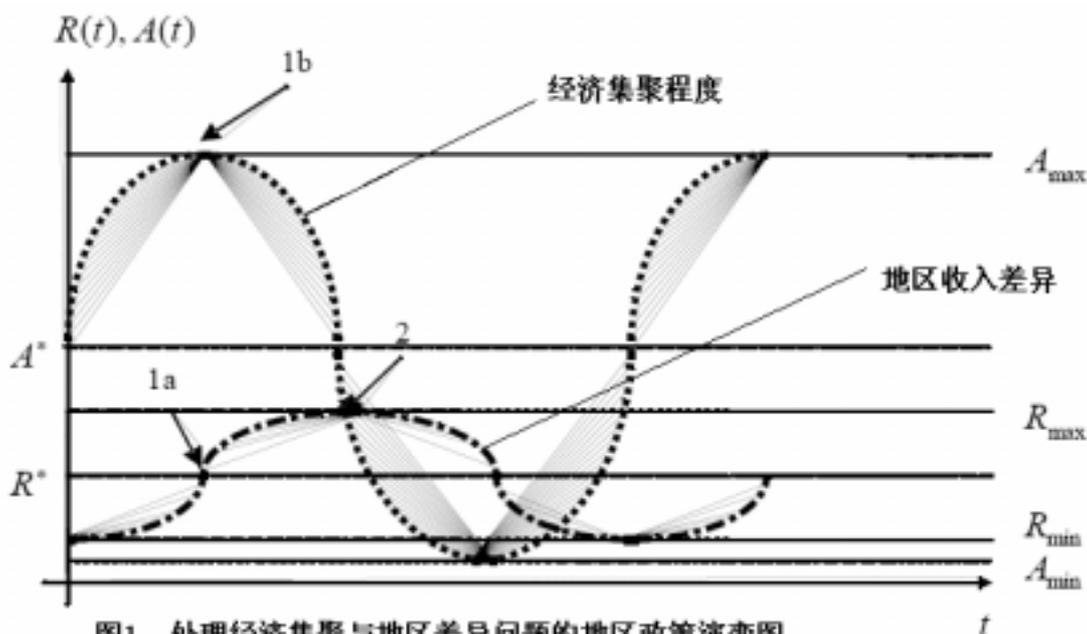


图1 处理经济集聚与地区差异问题的地区政策演变图

资料来源: Dietmar Meyer (2005), EU Cohesion Policy and 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Adding Dynamics to Martin's Model

第二阶段，制定和实施以平等为导向的区域政策，通过重点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缩小地区差异。具体而言，采取措施鼓励落后地区的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改善落后地区技术创新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鼓励富裕地区的公司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有了前一阶段的投资，在这个阶段落后地区已经拥有了经济起飞必备的硬件设施，通过鼓励新公司到落后地区创业和富裕地区公司向落后地区转移，强化落后地区的竞争氛围，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和环境。如上图1所示，这个政策从点1a和1b开始。在实施以平等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之初，经济的集聚程度开始下降，但是地区收入差异仍在扩大，不过扩大的速度逐渐放缓。随着这一政策的不断推进，地区收入差异在到达点2之后开始缩小。

“区域政策两步法”比较折衷地提出了欧盟解决“效率与平等两难”问题的思路，对欧盟区域政策未来改革的路径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来讲，欧盟的区域政策改革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明确区域政策在不同阶段的目标。目前，欧盟完成第五次扩大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其内部经济发展差异较扩大前更为严重，而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不同程度的低迷。此时欧盟应该选择以效率为导向的区域政策，采取措施推动法国、德国等国家的

经济发展。通过刺激发达成员的经济增长，拉动欧盟整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需要向拉脱维亚等落后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转移支付，支持那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这些落后国家未来的经济赶超创造条件和基础。在法德等国家经济恢复活力之后，欧盟再来实施以平等为导向的政策。届时拉脱维亚等经济落后国家将可以享受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知识外溢，通过培育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以最终实现缩小与欧盟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第二，采取其他政策配合区域政策的实施。缩小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紧紧依靠区域政策会使得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就需要欧盟能够采取其他政策与区域政策相补充，这些政策包括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调整财政与社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推动资本和人员的完全自由流动、协调税收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等。其中，完善劳动力市场尤为重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强化富裕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第三，改善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未来欧盟区域政策改革的核心。首先需要纠正以往无条件转移支付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改拨款为贷款、鼓励多国联合融资、增加对资金使用的评估和监管机制、设立对资金滥用的国家实施制裁等。此外，对于资金的投向也值得注意。例如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从支持落后地区的技术创新着手，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才能同时实现区域差距缩小和整体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 [1] Araujo, R. A., and J. R. Teixeira (2004): "Structural economic dynamic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North-South model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pp. 705-717.
- [2] Abraham, F. and P. Van Rompuy (1995),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4(2), pp. 125 – 142.
- [3] Baldwin, R.E., and R. Forslid (2000) "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 Stabilising and Destabilising Integration" [J], *Economica* 67, pp. 307-324.
- [4] Barro R.J. and Sala-i-Martin, X.X. (1995),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5] Boldrin, M. and F. Canova (2001), "Inequality and convergence in Europe's regions: Reconsidering 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J], *Economic Policy* 32, pp. 205-253.
- [6] Boldrin, M. and F. Canova (2003), "Regional Policies and EU Enlargement"[J], *CEP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3744.
- [7] Fagerberg, J. and B. Verspagen (1996), "Heading for divergence? Regional growth in Europe reconsidered"[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3), pp. 431-448.
- [8] Fujita, M. and J.F. Thisse (2002),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Fujita, M., P. Krugman and A.J.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Mass.).
- [10] Funck, B. and Pizzati, L. (2003) "European Integration, Regional Policy, and Growth" [M], *Report of World Bank*, ISBN 0-8213-5395-0.
- [11] Gorg, H. and D. Greenaway (2002), "Much Ado about Nothing? Do Domestic Firms Really Benefit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 3485, CEPR, London.

- [12] Grossman, G.,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3] Helpman, E. and P. 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y [M], Cambridge, A: MIT Press.
- [14] Martin, P. and C. Rogers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9(3-4), pp. 335-351.
- [15] Martin, P. and G. Ottaviano (1999a),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2), pp. 281-302.
- [16] Martin, P. (1999b) "Are European Regional Policy Delivering?" [J], working paper, CEPR.
- [17] Martin, P. and G. Ottaviano (2001)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2(4), pp. 947-968.
- [18] Meyer, D. and Lackenbauer, J. (2005) "EU Cohesion Policy and 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Adding Dynamics to Martin's Model " [J], *Andráss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XIII, ISSN 1589-603X
- [19] Ottaviano, G. and J.F. Thisse (2001), "On Economic Geography in Economic Theory: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pp.153-179.
- [20] Ottaviano, G.I.P. and D. Puga (1998),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World Economy* 21(6), pp. 707-731.
- [21] Quah, D. (1996) , "Cohesion: 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pp. 1325-1352.
- [22] Thisse, J. (2000),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Imbalance – Why? And Is It Bad?" [J], *E.I.B. Papers* 5(2), pp. 47 – 67.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form Path of EU Regional Policy

Zhang Bin , Yu Zhen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polic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ies of European Union. However, EU regional policy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which puts negative impact on its effectiveness. Based on dynamic Martin Model,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EU regional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its reform.

Key words: EU regional policy; Martin Model; reform path

收稿日期：2005-11-20；

作者简介：张彬，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秘书长；余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 2004 级博士研究生。